



人物

诗说李白的夏日“情绪”

合肥 阮君

每个中国人的古诗词记忆，都应有一首李白诗。最近《长安三万里》爆火，激起人们对中国传统诗歌的兴趣，大唐诗史的魅力愈发明显，跟随唐代诗人李白，来看看夏日里的“喜怒哀乐”，品一品千古流传的古诗词魅力。

纵观李白一生，跌宕起伏，其诗中写满了各种情绪。首当其冲的要属《夏日山中》，寥寥几笔写出了人生百态中的“喜”，“懒摇白羽扇，裸袒青林中。脱巾挂石壁，露顶洒松风。”随性洒脱的李白跑进山中避暑，连扇子都懒得摇，只管袒胸露腹、脱下头巾，栖于林下，倍感凉爽。这深山之中，人烟稀少，李白也脱下世俗礼法的“衣袍”，寻找真正的自己，既是返璞归真的怡然乐趣，也是夏日悠闲避暑的绝妙之法，诗人沉醉在这“夏日山中”，以诗词言其欣喜之情，表其心中潇洒豁达。

李白的夏日，竟也藏着“怒”之情，这在《丁都护歌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“云阳上征去，两岸饶商贾。吴牛喘月时，拖船一何苦。水浊不可饮，壶浆半成土。一唱都护歌，心摧泪如雨。万人凿盘石，无由达江浒。君看石芒砀，掩泪悲千古。”字字不提夏，句句不离苦。这炎热的夏日里，水牛尚能喘息，纤夫却只能卖力拖船行进，渴极了就喝这浑浊的河水，拉纤的时候唱着《都护歌》，凄切哀怨，泪下如雨。李白心系百姓，以诗中最后两句表达内心：你看那石头粗大笨重，掩面而泣为百姓悲伤千古。以质朴的文字描绘一幅夏日船工拉纤图，表达对劳苦大众的悲悯同情，更传递出对统治阶级罔顾百姓生死行径的愤怒。

喜怒哀乐，犹如四季更替，彼此相连。《白田马上闻莺》便道出了李白的“哀”。“黄鹂啄紫椹，五月鸣桑枝。我行不记日，误作阳春时。蚕老客未归，

白田已纍丝。驱马又前去，扪心空自悲。”李白曾得唐玄宗李隆基赏识，担任翰林学士，后赐金放还，游历全国，随后卷入永王之乱，流放夜郎，这首诗正是李白游历江淮之间所作。李白看到黄鹂啄食桑椹，在桑树上鸣叫，他走啊走，直到看到白田这地方已开始纍丝，方才知晓自己竟从阳春到盛夏，惊叹岁月流逝，感叹大业未成，悲叹自己怀才不遇。品读诗中细节，我仿佛跨越历史的鸿沟，透过这些灵动诗词，触到他心中的悲伤与哀苦。

“若耶溪傍采莲女，笑隔荷花共人语。日照新妆水底明，风飘香袂空中举。岸上谁家游冶郎，三三五五映垂杨。”知晓李白的人生际遇，方才明白诗中的欢快洒脱更显可贵。《采莲曲》便写出了“乐”。透过诗句，我仿佛看到，千年之前的唐代夏日若耶溪畔，美丽的采莲女欢声笑语的采着莲子，如此灵动的场景，吸引着岸边的男子迟迟不肯离开，这是夏日最美的风景，也是李白乐观心态的体现。李白将人生百态写入诗词中，直抒胸臆，可见其豁达洒脱的生活态度。

古往今来，描写夏日的古诗词不甚枚举，而李白的夏日，不仅有酷暑炎热，还有灵动与深意，读诗如读人生，观其一生，是自由洒脱的、是豁达乐观的、是悲天悯人的……他在夏日诗词中吟咏出了“喜怒哀乐”四种情绪，传递了不同的人生态度，让我汲取更多精神力量，面对未知的人生。



情感

四哥

合肥 刘学升

“四哥走了”，曾经工作过的农业发展银行五河县支行的同事发来短信时，我正借调在北京工作，闻讯后犹觉晴天霹雳，心中的惘然难以排遣，当即向领导请假，从北京返回五河。一路上，四哥的音容不断在我的眼前闪现……

四哥本名张伟，因在家中姐弟之间排行老四，我们比他年龄小的同事都尊称他“四哥”。论起来，我父亲与四哥父亲还属未出五服的姑生舅养表兄弟关系，所以四哥也是我的表哥。

五河农发行成立于1996年，在这之前，四哥和我都在县农业银行工作。五河农发行成立后，他和我从农行调入农发行工作。当时四哥28岁，我25岁，是五河农发行成立之初最年轻的两名职工。

四哥当过兵，与他共事期间，我从他的身上依然能够找出军人特有的气质。四哥在农发行时干过信贷外勤，调入农发行后，先从财务会计出纳工作，后从事办公室安全保卫工作。

四哥不仅对工作充满激情，对生活也精神十足。他既喜欢抽烟喝酒，也爱好上网唱歌，虽比我年长三岁，但每年单位组织体检，他都比我健康得多。

2010年，我借调省行工作。临行前，经县行领导同意，我将手中的部分工作移交给四哥代办。四哥不仅没有推辞，反而要我在省行安心工作，并期待我做出更好业绩，让我感到敬佩与温暖。直到一年后我从五河调到合肥工作，四哥才把代理我的工作交掉。四哥不仅与我同甘共苦、休戚与共，而且能经得起风雨和时间的考验，对工作不分份内份外，关键时刻对我主动伸出援手且毫无怨言，让我从心里更加感激他。

前年“五一”假期，我回到五河，与四哥联系，希望与他聚聚，四哥很高兴。他来到时，我见他头戴一顶帽子，脸部比以前略有发胖，精神状态也比过去差了许多。四哥对我说，他的脑部因患疾做了手术，已经不能过多地抽烟喝酒了。我听了，感到有些心酸。当年从五河农行调入农发行工作的干部职工，有的退休，有的调走，只留下四哥一个“元老”。我心疼四哥，吃饭间与他叙话，多次要他注意保重身体，却没想到那次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。

四哥在今年8月10日晨练时不幸猝死，年仅55岁，令人痛心和惋惜。他的遗体停放在五河县殡仪馆，我赶到时，看到他很多的亲朋、同事和战友纷纷前来吊唁。我知道，这是四哥生前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大家所致，他平时从不吹嘘自己，亦不非议他人，对人只有给予，绝无所求。我与四哥年青相逢、谈笑甚欢，后来虽相隔两地、行迹有疏，但我们兄弟之情始终真挚坦诚，令岁月无法抹去。

曾经看过一段话，“这一生，除了自己，没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但是，每个人的故事里，都有悲伤与无奈”。痛定思痛，我写了如上的文字，作为对四哥的纪念——四哥啊，你一路走好！

随笔

那一年，差一点在路上过年

合肥 李开琥

周末喜欢登山。美丽的大蜀山脚下，有条半边街。每逢节假日，人流如织，熙熙攘攘。每次路过，总能看见一群学生在“义卖”。

我把赞许的目光投向这群有爱少年，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梦，而且他们能给梦想插上实现的翅膀。他们让我想起自己四十年前的那个寒假。

那是高中阶段最后一个假期。在书店，我看上了一套喜欢的《习题集》，有点贵，不舍得买。每回去书店，总是蹭几页，回到教室凭记忆做点笔记。我想利用寒假，赚点钱，买回它。于是，征得父母同意，腊月二十四，我带上一些金寨小绿茶，到河南固始的表哥家去，在固始城关边卖茶叶与春联。

刚到市场摆摊那天上午，只有看客，没有买家。直到晌午，来一位精神矍铄老者，轻言小语地跟我说：“我有对文，你能现场给我写吗？”我热情地说“当然。”

于是，我按老人要求，裁纸，折纸，很快给他写好了正门、内门、厨房等六副春联和大小不等的几个“福”字。老人很高兴，一点儿也没有讨价还价，微笑着付完钱，拿着一打红彤彤的春联满意地离开。接着，我的春联逐渐热卖起来。

到了腊月二十八，我要回去，表哥留我再多卖一天，并帮我买好了第二天返回金寨的车票。于是，我就安心地又忙活了一天。

就因为这多卖了的一天，我差一点就要在路上过大年了。

腊月二十九，我准时坐上了返回金寨的班车。天空湛蓝，朵朵白云，高高迎面飘过，公路两边的白杨树一棵棵飞快地向后闪过，心仪的《习题集》仿佛在一页页地向我展开。年后，我就不再去书店蹭书了。

一路顺风，来到了青峰岭码头，渡口一条船也没有。一打听，今天没有班船，因为过年。我一个人独自在码头上徘徊了近两个小时，终于看到两个

人拎着铁箱自岭头往码头方向走来。等走近一看，是邻队的电影放映员陈乾英和另一个陌生人，他们租小船来县电影院领影片拷贝回去。

在快到家时遇到前来接我的父亲，我告诉父亲：“我很早就到梅山了，就是码头上没有班船。多谢取电影片子的陈叔叔，帮我渡河。”

父亲说：“你昨天怎么不回来？村里人家都在等着你写春联！”

我说：“越是快过年了，春联越好卖！”

父亲说：“越是这样的时候，越能看出一个人的人品。诚信与金钱孰重？”

“小街上邻居们早就把红纸送到我们家里，眼看着就过年了，人家拿不到写好的春联，不贴春联，人家怎么过年？”父亲接着说。

“人无信不立，人无信不立！”父亲重复着。

我知道，在农村，只有老人过世的家庭春节不贴春联。于是，我的心沉重起来。

走在小街上发现，家家户户都贴好了春联。一看就知道，那是父亲的墨宝。虽然父亲好多年都没有亲自写春联了，但行笔还是那么稳健有力，整体效果和对文还是那么雅正亲切，那是父亲的风格。这一次，父亲不止是帮助了邻里乡亲，更是帮助了我。

那一年，如果不是陈叔叔租船渡我，我怕是真的要在路上过大年；那一年，不是父亲出手“相救”，我恐怕要失信于乡亲，恐怕那个年我将是在邻居的白眼和我的自责中艰难熬过。

故乡的一切流淌在我的心中，是父亲的那句“人无信不立”渡我行稳致远，一生心安。